

第四章 低感染消費主義：農村與城市白領青年涉入公共事務之差異

中國大陸城鄉諾大的經濟發展差異，一直以來廣為人所詬病，在二區域具體的差異中，最重要且直接影響個人生活的面向，便直接反映在居民收入與消費結構之差距。更重要的是，消費不僅為城鄉居民的第一需求，也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原點。但是在農村經濟匱乏的環境內，居民收入與消費一直以來便處於低迷的狀態，因此，出生、成長較不容易受到城市消費主義氛圍影響的農村白領青年，他們在受到農村匱乏的經濟環境牽制之下，便培養出與城市白領青年截然不同的消費價值觀，例如消費的保守態度和具節制性的消費行為，此外，該觀念也直接影響他們涉入公共事務的程度。

若按本研究之假設：消費主義傾向將抑制公共事務涉入的程度。然而，低感染城市消費主義的農村白領青年，理應在城市工作、居住時，也融入、內化了城市的消費主義氛圍，並進而對公共事務涉入也同城市青年白領一般，出現冷漠與消極的情形。但是，實際的情況卻完全相反，讓人意外的是，農村白領青年雖然在城市的公共事務涉入上，具有與城市白領青年相似的特徵，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對農村的公共與國政事務的涉入上有著較為積極、熱情的態度和行為。

因此，本研究便須進一步提問：**為甚麼農村白領青年並未感染城市的消費主義氛圍？抑或感染具有程度上的差異？**另外，**他們實際在城市公共事務的低涉入、家鄉(農村)的高涉入現象又該如何解釋？**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透過田野調查訪談數位從農村赴城市(上海)工作的白領青年，他們目前所任職的機構、月收入和工作年限等基本條件也與城市白領青年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大部分都是獨自租屋。

透過田野調查，筆者歸納出上述問題的解答。本文追溯其原因為：家鄉集體主義思潮型塑農村白領青年後，集體特質無法在城市充滿消費主義與個人思維的場域中得到實踐，因此，新舊價值牴觸後，於城市居住時間較短的農村白領青年

因而低感染消費主義；其次，城市個人主義下的公共生活不若農村熱烈，無論是討論的氛圍、訊息的交流亦或聚集之場域。因此，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的生活充斥疏離、冷淡又閉塞的特質，進而造成他們在城市公共事務涉入低落、農村熱烈的差異；再者，因城市並非農村白領青年的故鄉或永久居住地，所以他們對涉入公共事務的動機也不強烈，但另一方面，農村白領青年會透過對國政訊息的接收與熱切涉入，以轉移他們在城市無法熱切涉入家園事務的態度。

第一節 農村白領青年對家園與國政關注的熱切思維

一、中國大陸的城市異鄉客

由於中國大陸的城鄉二元結構差異的問題，使得農村勞動力向經濟發展較好的大城市轉移、流動，以尋求好的待遇與機會，而外來人口遷移至城市的現象也因此愈趨嚴重。在 2006 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NO.7》中指出，中國大陸目前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移流。¹¹³ 單就上海地區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持續快速的經濟成長，除了對城市郊區化具推進作用外，也讓上海市內的人口遷徙與流動都有了驚人的成長；另一方面，外來人口的遷徙也與市內人口遷徙形成了雙重的流動。¹¹⁴ 透過圖 4-1 的數據可以發現，上海市的流動人口從 1988 年的 51 萬人次開始增長，到 2000 年時，流動人口進入上海已達 306 萬人，並且，直至 2005 年的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又增長至 438 萬人之多，其單單與 2000 年相比，便已增加約 43% 以上的數量。

¹¹³ 袁新敏，「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現狀與問題的實證分析」，*華東經濟管理*，第 22 卷，第 7 期(2008 年 7 月)，頁 4。

¹¹⁴ 王桂新、沈續雷，「上海市人口遷移與人口再分布研究」，*人口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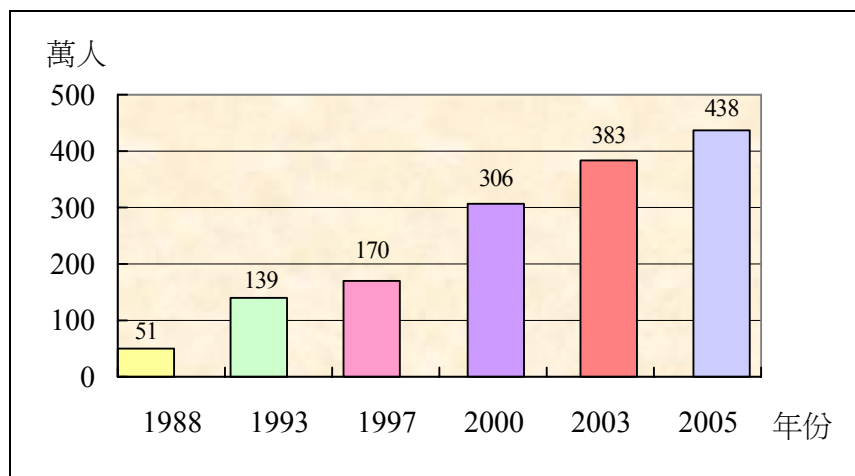


圖 4-1 上海外來人口規模及其成長

資料來源：王桂新、沈續雷，前引文，頁 59。

從上海外來人口統計可以發現，來自於各個不同省份，並且遷徙、流動至上海的異鄉客為這個城市帶來了新的面貌。然而，由於中國特殊的戶口制度限制了從外地赴上海工作的異鄉客戶籍，因此，遷徙至上海的人口仍具有其流動性質，亦即，異鄉客仍將有可以轉往他地，而不一定落戶留在上海發展，這也造就所謂的「人戶分離」現象。¹¹⁵ 對此，就那些未拿到上海戶籍、無法負擔城市房產的高額費用、可能轉往他地工作或是將回鄉發展的農村白領青年而言，在上海工作不代表他們將在城市落地生根，而即使拿到落戶的資格，也不能抹煞他們對原生的情感。針對此，農村白領青年既然未必在上海常住久居，那麼，他們對居住(特別是透過租賃)小區的公共事務必然也沒有參與的動因。

二、城市家園 vs. 農村過客

(一) 關注異鄉無動因

¹¹⁵ 對「人戶分離」的現象可從「戶(口)在人不在」，和「人在戶(口)不在」等二方面考察。戶在人不在是指僅存在戶口統計中且只有戶籍而無人的所謂掛空「戶籍人」；人在戶不在則是指常住人口統計和現實居住的只有人在而無戶籍的所謂實際「常住人」。戶籍人和常住人一對應後的數量應相等。參考王桂新、沈續雷，前引文，頁 62。

對城市青年白領來說，城市就是他們的家，也是一切生活活動的空間所在；然而，對農村白領青年的大部分人而言，城市可能只是他們漫長人生的居住地之一。無論是那些還在等待城市批准戶口，抑或將來遷徙他地，甚至最終仍選擇回鄉終老的農村青年群體，目前，對他們來說，在城市只是過客的身分，城市是異鄉而非原鄉。因此，對於在異鄉與居住相關的公共事務，他們便有理由選擇不涉入。

其實跟他們(居委會)沒甚麼太大的接觸，畢竟現在還只是租的地方，而且也不太認識附近的鄰居，下班回來其實都待在家裡不太會出去，所以不太有機會去參加吧。(訪談對象 K20080801)

另一方面，某位受訪者則表明，由於公司是簽約制，且具有調派性質，儘管他還會繼續待在上海半年以上，但不保證未來會到其他地區工作。對他來說，等待機會調回河南是他的願望，畢竟相較於上海，他還是希望能選擇在離家鄉—河南商丘附近的地點工作。

畢竟我現在工作忙，住的地方也是租的，所以實在不會想關心居委會。我以後也不一定會在上海，實在沒有甚麼動力會去參與這邊的事。(訪談對象 J20080802)

同樣因認為城市並非永久居住地的另一位受訪者，其對居住小區公共事務的冷漠情形也體現在言談之中：

我住進來的時候，居委會的人有來找我填過租屋登記，因為我們不是屋主，所以他們會調查一下。在那之後就沒跟他們接觸了，一般的聯絡不多，畢竟我只是租在這。(訪談對象 H20080719)

(二) 公共事務涉入的轉移

對農村白領青年而言，既然在身處異鄉而對公共事務的涉入無動因，那麼他

們會將本身對家鄉事務的熱情態度與積極行為，轉移至對國政訊息的關注，以替代在農村時的公共事務涉入行為。

新聞還是會看的，我會關心，但如果我工作比較忙，看得時間會少。我也會特別關注一些兩岸的新聞，政治的大事或是軍事動態，...有時候會透過網上去了解家鄉的事情，...一般從網絡上去了解發生甚麼事會比較容易，畢竟(家鄉)很遠。自己的家鄉，怎麼能不去知道那邊發生甚麼事。(訪談對象 J20080802)

即使身在異鄉，下述受訪者則還是會利用回鄉的時刻關注家鄉的發展：

我因為大學的時候就規定要住學校，現在又來上海工作，所以沒機會參與村裡的活動，但是我有假期回鄉的時候，還是會聽父母講、或是聽鄰居說些這方面的事情。(訪談對象 N20080802)

三、小結

歸納本節的結論，從外地省份大舉遷入城市工作的農村勞動人口，由於其在人口意義上仍呈現流動性質，因此，他們在最終不一定會落戶於城市。並且，因為這一層流動的意義，所以對農村白領青年而言，暫時在上海工作是幾乎透過租賃的方式而居住在小區內，所以他們並不會在不見得久居的環境中，主動且積極涉入公共事務；也透過此，才會出現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低涉入、農村高涉入公共事務的情形。

另一方面，當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工作時，仍對家鄉及國政事務抱有關注的熱情時，但卻由於城市地區的低討論氛圍，以及城市人際網絡疏離、排斥外來者之故，所以農村白領青年會將涉入家鄉事務的熱情態度轉移，並體現在對國政時事的訊息接收上，同時，他們也會透過回鄉的時刻，從親友或普遍具有熟絡關係的村中左鄰右舍的網絡告知方式，以獲得家鄉公共事務的各種訊息。

第二節、家鄉集體主義思潮型塑農村白領青年

一、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¹¹⁶

個人與社會、個體與整體的關係是人類社會的內在重要發展關係，也是牽涉價值觀念和道德原則的關係。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別，也只有處理這類關係時，才會具有相對和對立的意義。¹¹⁷ 自中國大陸向市場經濟轉型並融入全球化的發展後，舊時代的集體主義政治意識型態不再是生活的必須、集體利益向個人利益繳械。此外，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文化中，以家庭血緣為主的家族式小集體也在一胎化政策後面臨挑戰。同時，在社會主義集體生產淪為歷史口號，城市與農村的發展樣態便有了極大的相異性；

瀰漫個人主義思潮的城市再也不受集體主義的束縛，該情況顯著地表現在城市白領青年獨具的消費個人主義特質；然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匱乏的農村，卻仍殘留集體時代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家庭主義式的小集體思維。也因此，城鄉白領青年便內化了大相逕庭的價值觀，其中，更體現在消費主義感染與否的問題之上，而此間也連帶涉及二群體相異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之價值觀差異。

二、農村白領青年集體家庭意識 vs. 城市白領青年消費個人主義

單從消費和收入關係來看，在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和收入通常呈現正相關的條件下，胡德寶和柳思維認為，中國大陸的城鄉差距不僅是城鄉間的收入差距，而且還體現在消費差距上；由於農民的收入水平不高、農業的特殊性、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消費環境不成熟和消費觀念落後成為農村居民消費的制

¹¹⁶ 本文所提及的「集體主義」乃指源自於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宗法制與血緣紐帶為源起，並透過儒家道德倫理觀念的發揚，而形成的，以及社會主義集體革命思潮為主，指涉集體生產、勞作與共有財產等觀念之集合意義。因此，本文所指的「集體主義」是兩種思想觀念的混合體，此為中國大陸歷經政治、經濟轉型下的特殊產物。

¹¹⁷ 王韋道，「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反思與整合」，*天中學刊*(2000年12月)，頁20。

約因素。¹¹⁸ 農村的消費受到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因此，生長在農村的白領青年無論在消費的價值觀與實際的消費體驗、消費行為上，均和城市白領青年有著顯著的差異。

(一) 開源節流以供給家鄉之所需 vs. 家庭經濟無虞導致消費放縱

從本文第三章的說明可以發現，城市白領青年感染消費主義後的消費享樂行為，取代了傳統社會勤儉節約的道德價值觀，享樂至上的個人主義觀點，體現在他們崇尚流行文化並追求過度的物質占有與炫耀性的消費內容，進而，以此作為滿足自我和人生目標的價值取向。相反地，農村白領青年在農村出生、成長，卻也因此低感染消費主義，於是，他們前往城市工作、居住後的消費態度和行為也會展現出農村集體價值的特色。即，收入不僅僅是應付自身的消費支出，農村白領青年還須為供給家庭經濟來源而節制支出。

現在我一個月生活的所有開銷，普通也要個一、兩千，加上貸款、保險其實很吃緊，有時候還要寄錢回家。不過這邊(城市)建設多，有時候多兼一點監工，是可以多補貼父母生活費用的。(訪談對象 I20080723)

對農村白領青年來說，在城市工作是讓自己得以脫離農村，亦能同時供養家庭的唯一方式。某位受訪者便說明她來城市工作的原因是希望實際改善家鄉父母和自己的生活：

大家都想要賺錢嘛，我們從農村上來的人壓力大，有時後要負擔家計，...你不出來賺錢就只能就在農村耕田，我老家現在只有我爸在種田，附近的幾家都一樣，年輕人都出來賺錢了。(訪談對象 H20080719)

城市生活的開銷遠比農村高，因此，從山東來上海工作三年半，目前月薪 6500 元的某位受訪者，透過他娓娓道出每個月的生活花費，便可獲知他與城市

¹¹⁸ 胡德寶、柳思維，「中國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實證研究」，*開發研究*(第 3 期，2008 年)，頁 63-64。

白領青年在日常消費內容與支出態度上的極大差異：

一個月開銷含房租大概要兩千五：房租八百五，再加水電一百五，其他買東西或生活的消費也要一千。還有像我現在的社會保險一個月要扣工資的百分之十八，所以一個月也要快一千元，稅的話一個月一百多元，所以我一個月大概可以存到二、三千。這些錢有時候因為家裡也需要，我必須要寄錢回去。(訪談對象 N20080802)

與上述受訪者相比，城市白領青年的消費情形就不那麼精打細算。城市受訪者在消費上的毫無顧慮，也是來自於家庭的優渥，而該情形便突顯城鄉白領青年在消費保守／放縱的對比：

省的時候一個月也要兩千元吧，不省的要四千。現在一個月花多少錢沒個準，我不算帳的，不知道花了多少。不過一個月了不起也要花個千把塊，如果出去玩又更高了，因為我機票(旅遊)就不只這些錢。我真的沒算過，好難喔，我從來不算帳的。...我倒是不會想買房，現在自己家裡住得很舒服，家裡一整棟大嘛，住家裡就好了。(訪談對象 C20080726)

(二) 節制理性的消費 vs. 過度感性的消費

另一方面，源自於集體主義的節約、樸實觀念的影響，農村白領青年在現代生活必需品的購買(例如：衣著、手機)、娛樂休閒性(例如：唱歌、旅遊)的支出等範圍內，均傾向較為節制的消費方式。相較於城市白領青年的品牌消費、奢侈性支出與放假時常透過旅遊放鬆身心；從下述兩位受訪者的消費生活中，不難想見她們為應付在城市的高物價，便經常將日常生活的消費減至最低限度：

買東西都是買些生活要用的，去大賣場找便宜的買，衣服盡量不買，能少花就少花，我最大的開銷就是吃和房屋的租金。其實我沒甚麼消費的，主要是在家看電視或是上網看片。平時我不太出門，除非放了長假，我會回老家去，出去玩也是要花錢，還不如待在家裡好。(訪談對象 H20080719)

衣服我不會花太多錢去買，沒有甚麼欲望去逛街，白天在公司上班，下

班就回了家。就算有額外的花費，我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訪談對象 K20080801)

此外，受到國家從前物質主義向物質主義狀態的轉型影響，一般來說，追求在城市工作的收入、成就與社會地位應是所有人的共同價值目標，但對於城市白領青年而言，他們因高感染了消費主義與個人主義的雙重影響，工作對他們而言，有時候僅僅是為了追求更多的消費，抑或以個人為本位的生活目標。兩位城市白領青年受訪者便是上述的例子：

以前(舊公司)那邊的薪水比較低，但工作也輕鬆，現在過來這邊(新公司)薪水雖然高很多，但累到都沒時間逛街，本來是想多賺可以多花，結果最近受訓的一個月我連一件衣服都還沒買...。(訪談對象 A20080810)

在國企工作也不是為了那一個月的幾千塊，光我自己每個月的開銷就要花掉四、五千，但我的業外收入可以負擔所有的生活開銷。...來這邊(國企)上班是因為想拓展一些關係，我做的是 HR(human resource)，所以常有機會認識一些人，這對我以後做別的事業會很有幫助。(訪談對象 G20080811)

三、農村集體凝聚緊密 vs. 城市集體凝聚疏離

城市個人主義與農村白領青年集體主義之具體差異，除表現在後者較具傳統家族主義中的集體概念之價值導向外，另一差別便在於農村居民緊密連結的生活環境較易使集體意識凝聚。此外，集體意識是團體凝聚力的關鍵，在一項針對中國大陸青年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關係調查中，研究發現，青年集體主義的價值特徵，突顯在集體主義的觀念與團體意識呈現正相關，因而，集體主義的價值有利於團體的形成，同時也有利於團體的利益維護。¹¹⁹ 易言之，當成長在農村的白領青年受到生活環境氛圍中的集體主義價值所影響，並進而培養出與

¹¹⁹ 王靜波，「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一項中國青年價值觀的本土化研究」，*當代青年研究*(第2期，2002年)，頁39-40。

集體相關的凝聚力時，其中，影響他們的管道是甚麼？管道如何形成？又如何發揮作用？透過農村白領青年下列的敘述，便能清楚理解農村集體凝聚力的特色。

(一) 城鄉網絡的疏離與熟識、人際的納入與排斥

家族結構對中國的社會組織型態之形成、發展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並且，其建立在對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權威的尊崇，其乃基於古代宗法觀念中的家長制而來。¹²⁰ 因此，以家庭、宗族等家長制而衍伸的集體主義思想，便使農村地區易出現家長式人物，以及家長式人物與各家庭之間的多元互動，並也因該互動而致使農村的人際社會網絡較城市趨於熟識。另一方面，在農作的集體性質下，人際互動趨於頻繁並容易熟絡，彼此也較少有排斥的情形。此外，無論村的大小或形式，只要居住在此間，人們便會將自身所居住的村落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也是為甚麼中國大陸的農村地區仍保有集體主義氛圍的原因。而自小生長在農村的白領青年也因感染集體主義思想而對村的公共事務有著較為熱情的投注。

村委會是知道的，我們村子也就那麼一點大，大家都很熟，而且我爸 49 年後就住在那邊種田了，在隊裡工作，所以我們算是待在村裡很久。... 村委會那些人我們也是認識的。(訪談對象 H20080719)

在集體思想特別重的內陸地區出生、成長，來自於河南農村的某位受訪者，便對於政治有其獨特深刻的感受：

特別是在河南，我們那邊集體思想重，地域文化的關係，大家都特別注重村委會的事情...。我是比較瞭解村委會的運作，說實在話，像我們河南，縣政府是一套、檢察院是一套、村裡是一套，黨的系統又是一套。那麼多套就有很多原則，也有很多地下原則，這種情況也使得大家無法監督彼此，因為每一套都有自己的規則。...很多時候，出現了問題，通常都會透過集體來私下解決。(訪談對象 J20080802)

¹²⁰ 劉榮榮，前引文，頁 52。

由於農村環境的特殊性所致，所以較不容易出現如同城市般的人際疏離現象，透過幾乎代代居住在農村的村民之互動，人際之間的熟絡使得疏離的情形並不存在於農村的社會交往中。

在老家的話是家裡的人跟村裡委員會熟，父母跟他們都認識，畢竟那邊小，家裡附近住誰幾乎都認識。(訪談對象 N20080802)

然而，這種人際熟絡的情形卻不存在於城市中，高樓將人際之間的所有溝通可能均層層隔絕，城市白領青年與鄰居的互動趨於冷漠。

有時候會看到他們(鄰居)遛狗，不過我是不認識的...。(訪談對象 E20080805)

城市白領青年若認識自身居住小區的鄰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與他們的雙親相關。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比鄰而居，但認識也不一定代表熟悉彼此。下述受訪者便是這個比鄰若天涯的例子：

我大概知道住的人是誰，不過因為剛好我親戚也住樓下，我媽的朋友也都住附近，所以其實都是認識的，但不一定講得上話。(訪談對象 G20080811)

(二) 公共訊息開放與閉塞、討論氛圍熱烈與冷淡

中國大陸農村傳統集體主義的另一項特點，便表現在公共訊息的討論氛圍中，而訊息流動或開放與否，也將很大程度地影響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舉例來說，農村與城市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於社會討論氛圍的迥異；以消費主義、個人主義思想為主的城市地區，其社區之人際之互動不若農村熟絡，因此，公共訊息之流轉易流於政府號召基層參與的形式或手段；另一方面，傳統農村空間開放的環境則易使公共訊息透過人際間的熟絡加以傳遞、並廣為人知。來自湖南的

受訪者在敘述家鄉情境時便能點出這種情形：

村裡的一點事情大家都會知道，互動都很熟絡，所以基本上你不知道的事情也會有人跟你說，家裡父母會說，鄰居也會說的。(訪談對象 N20080802)

然而，來到城市後的農村白領青年又如何轉化、表現他們在農村時對公共事務涉入的積極追求與熱情？某位受訪者便認為，相較她在家鄉山西時常與同儕討論時事，但自從來到上海後她發現，這裡並不是一個公共討論氛圍強烈的地方。也因為如此，更讓她在上海失去和同儕討論的動力：

其實我以前在家鄉的時常會注意政治新聞，也會跟同學、朋友討論，家裡吃飯的時候大家會交換意見。但是來這邊(上海)就很少看了，上海沒有這種氣氛的，大家最多就是講講哪裡打折、哪裡賺錢，根本沒人跟你討論這些政治的東西...。(訪談對象 K20080801)

農村青年把在家鄉對國政事務的熱情轉移至新居地—上海時，亦常出現無法獲得別人認同的情況，舉例來說，從雲南偏遠農村至上海發展、最後娶了上海妻子的某位受訪者便認為，他來上海後因為發現兩地對政治時事關注的極大差異，便讓他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我們內地的家鄉，對政治關注很大，我剛認識太太(註：妻子為上海人)的時候，常跟她討論政治的事情，她總覺得我很奇怪，為甚麼淨講些政治這種無聊的事情。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她跟我說：「把日子搞好不就好了。」所以，自從那次之後，我就不太講政治。(訪談對象 M20080803)

上述受訪者更進一步說明，他認為導致雲南人和上海人對國政事務關注差異的原因，以及該原因如何影響他熱烈討論國政的行為：

在我們那邊，除了政治沒話可談，受到意識形態的感染是很強烈的；反倒是上海，我覺得這邊的人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比起其他地區特別多，但是對於政治，這裡的氛圍卻不強。...不過我們在家鄉就認為這(政治)是很值得去談的東西，在這邊待久了，你要談也沒人理你，久而久之，我也就少講了。(訪談對象 M20080803)

四、小結

導致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低涉入、農村高涉入公共事務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城鄉青年白領在原生地成長時所培養的價值觀差異，該差異最終造成兩群體日後行為的南轅北轍。總結前述，城鄉價值差異主要體現在二面向：首先，農村具集體主義特色，城市則充斥個人主義。因此，居住地差異所培養出的集體價值觀，導致農村白領青年不若城市白領青年般地高感染消費主義；此外，出生、成長於農村的白領青年由於低感染消費主義，所以其對公共事務的態度、行為也因而有著較高的熱情與積極性。在城市工作時，農村白領青年仍受集體主義價值影響，因此對消費少有符號性追求或無節制的購買，他們亦將自己在城市工作的部分所得匯回家鄉以維繫、改善家鄉父母兄弟的生活環境。

其次，農村集體主義環境中，無論是村事務抑或國政相關的討論均有賴於群體網絡的頻繁往來，以及在網絡聯繫溝通時所建立的群體意識。因此，以農作為主的農村集體特色，便表現在人際間的熟絡，也少有類似於城市地區冷漠、疏離的人際現象。並且，農村環境的開放性亦利於創造空間討論時政；而因集體主義所創造的價值信念凝聚，致使農村對國政事務的關注有著高於城市的熱情。然而，當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無法藉由對公共事務的熱情抒發己見時，他們對城市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與行為便會轉趨於冷漠、消極，這也是為甚麼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低涉入、農村高涉入公共事務的原因。